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这受难的国度

死亡与美国内战

Drew Gilpin Faust

[美国]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张聚国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这受难的国度

死亡与美国内战

[美国] 德里·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张聚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 (美)福斯特 (Faust, D. G.)
著；孙宏哲，张聚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SBN 978-7-5447-5116-2

I. ①这… II. ①福… ②孙… ③张… III. ①美国南北战争—研究 IV.
①K7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3299号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by Drew Gilpin Faust

Copyright © 2008 by Drew Gilpin Faus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6号

书 名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作 者	[美国]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译 者	孙宏哲 张聚国
责任编辑	周 璇
原文出版	Knopf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79千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16-2
定 价	3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为了纪念
麦吉·泰森·吉尔平
1919—2000

美国军队上尉
第6装甲师
军事情报破译小组 #436
指挥官

1944年8月6日
在法国普卢维安负伤

银星奖章
紫心勋章
法军十字军功章

致 谢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我早前一本关于南部蓄奴州的女性的作品。我意识到，她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植根于它那可怕的“死亡之丰收”。这使我的想法成形。我已在这一项目上耗费十余年的时间，这部分是因为除此之外我还承担了其他职责，但同时也是因为，我感觉这个主题太引人入胜了，我希望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如果说我已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是因为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的帮助。我首先想感谢那些阅读并评价了整个原稿的人，他们使我避免了一些错误，并为我提供了看待更宏观的概念问题的宝贵视角：David Blight、Ann Braude、Gary Gallagher、Tony Horwitz、Jennifer Leaning、Stephanie McCurry、James McPherson、Luke Menand、Charles Rosenberg 与 Jessica Rosenberg。其他人或阅读了属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具体章节，或帮我寻找图书馆资料，或指导我获得并利用手稿收藏，或同我分享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获取的宝贵财富，或充任我的研究助理，或帮我准备未刊稿，或以其他数不尽的方式帮助了我。我深深地感激 Michael Bernath、Homi Bhabha、Tracy Blanchard、Beth Brady、Gabor Boritt、Tom Coens、Lara Cohen、Gretchen Condran、John Coski、Yonatan Eyal、Henry Fulmer、Jesse Goldstine、James Green、

Jenessa Hoffman、Kathryn Johnson、Andrew Kinney、James Kloppenberg、Jeremy Knowles、Lisa Laskin、Paul LeClerc、Millington Lockwood、Chandra Manning、Sandra Markham、Stewart Meyer、Reid Mitchell、Margot Minardi、Lien-Hang Nguyen、Charlie Ornstein、Amy Paradis、Katy Park、Michael Parrish、Charlene Peacock、Trevor Plante、Frances Pollard、George Rable、James Robertson Jr.、Neil Rudenstine、Barbara Savage、Elana Harris Schanzer、Kay Shelemay、Theda Skocpol、Susan Stewart、Allen Stokes、Steven Stowe、Julie Tomback、Helen Vendler 与 Ann Wilson。我也感激 Jane Garrett 的耐心与信任。

我还想感谢：Louise Richardson，在我为写此书而休假的一年中，他暂时代理了我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职务；Susan Johnson 与 Anne Brow，她们安排了我的生活；Janine Bestine 与 Peggy Chan，她们保证了我的计算机的正常运行；以及 Lars Madsen，在本书问世前的最后时刻，他承担了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又完成得如此之好。我有幸先后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帮助，它们慷慨地支持了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工作；在过去六年中，我从拉德克利夫研究院的思想财富中获得了灵感。在注释中我指出了许多收藏有丰富手稿的机构，我是它们那宝贵财富的受益者，对此我十分感激；我也感谢那些允许我利用本书的一些引文与插图的图书馆与博物馆。本书的一些部分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了《南部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军事历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与《南部文化》（*Southern Culture*）上。在引用原始材料时，我保持了原始的、常常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拼写，但没有插入妨碍阅读的“原文如此”（sic）。

Charles Rosenberg 与 Jessica Rosenberg 是了不起的编辑与评论家。但他们知道，我想对他们说的话还有很多。感谢他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支持这个项目，也感谢他们容忍了我对死亡的痴迷。

2007年1月，于坎布里奇

序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在1862年的一场布道中，南部邦联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如是说。他解释道，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相似的痛苦”，每个时代也都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并非万人一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环境，决定着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也尽管我们都终将一死，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我们的离世方式却各不相同。¹

19世纪中叶，在内战的硝烟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启了与死亡的新关系。这场内战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1861年至1865年间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内战间的死亡率，亦即死亡发生的次数同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倍。而若将这2%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国，则意味着将有600万人死去。在同比它财力更强、人力更足的敌人的对抗中，新的南部国家挣扎求生。其死亡人数也反映出，战争给其人力资本带来了过大压力。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

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²

xi 然而，这些军事数据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这场战争也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没有人试图系统记录这些死亡，也没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对死亡人数进行回顾性统计。杰出的内战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估计，有50000名平民死于这场兵燹；他还总结道，南部总体的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莱茵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区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的死亡率。人们常常感觉，只有在人性泯灭并且科技也极为发达的后来，才会出现美国内战中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了。³

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死亡者数字本身。死亡对于内战一代的重要意义也源于，它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谁应死去，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死去。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非不熟悉死亡。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虽然直至该世纪末，人们的寿命才开始显著延长。尽管如此，紧挨内战之初的那代美国人，仍比他们21世纪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们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却与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在内战中，死亡率与死亡经历都发生了剧变。在19世纪中期，美国人虽遭受着高婴儿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着多数步入青年的个体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战争裹挟了年轻健康者，并快速地、经常是在瞬间用疾病或战伤将他们摧毁。这与当时人们关于谁该先死的预想截然而惊人地对立。正如弗朗西斯·W. 帕尔弗里1864年为联邦士兵亨利·L. 阿博特所作的悼词：“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

xii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参军的情况要高出5倍。在战争中

期，一位牧师对其康涅狄格团解释道：“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未曾在这种一种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需求的时代生活并面对死亡。”内战中的士兵与平民，都察觉到了战前岁月许多人所谓的“平凡的死亡”同内战期间战场、医院和营地中痛苦且频繁的死亡之差异，也都看到了那种“平凡的死亡”同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扰乱之区别。⁴

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与南方都经历了许多战争亲历者所谓的“死亡的丰收”。在战争中的南部，“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失去变得极其普通，死亡不再是个人遭遇；死亡的威胁、逼近与现实，成为了人们最广泛的共同战争经历。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统治地位”——它主宰着一个个家庭与一条条生命，要求人们进行关注与回应。内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然而，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生存过并从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之方方面面都与死神如影随形。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内战观——从根本上说，它是伤感主义的——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⁵

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在描述被运抵弗吉尼亚半岛的联邦救护船的伤员与濒死者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指出，战争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这需要这个诉诸武力来定义其目标与政体的国家承担起对他们的责任。一场关乎联邦、公民身份、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战争，要求政府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的需求。履行这些新被认知的职责，成为了联邦权力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联邦权力的扩张，也正是

这个在战后被改变了的国家的特征。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⁶

内战期间的美国人经常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关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着士兵战斗、杀戮与阵亡的义务，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后果：屠杀、苦难与破坏。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战争中的死亡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也需要行为与行为者（agents）。首先，它必须是被强加的；19世纪60年代，数百万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敌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回应，需要人们去体验并应对。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工作。芸芸众生之中，唯有人类会有意识地预见死亡；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为死亡方式忧心忡忡）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努力应对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独特的部分。⁷

处理死者也是人们的工作之一。这一职责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处理他们的遗体，在比喻意义上指的是消除他们的影响。痛失亲人者努力通过仪式与哀悼将自己同逝者分离开来。家庭与社区必须去修补家庭与社会的裂痕。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各个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也必须努力理解并解释无法估量的损失。

xiv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之工作的书。它试图描述，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人是如何担负起这一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认知的工作。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死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为死亡作准备，想象死亡，涉险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就必须适应因自己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生命终结和形体异变之威胁，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的自我审



“宪法真正的捍卫者”。根据詹姆斯·沃克 (James Walker) 的一幅素描制成的雕版画,《哈珀周刊》,1865年11月11日。

视与自我定义。本书以个人之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探索了在这个拥有着共同苦难的辽阔共和国,那些经历是如何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例如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

xv

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19世纪基督教的言辞与话语所描述的“剧变”,亦即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转变。死后世界的存在与性质问题,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都关注的古老话题。对那些焦虑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测亡者命运的亲属而言,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精神与灵魂真的不朽,有关肉体的问题仍令人烦恼。对于那些目

睹了这场战争使人身首异处、面目全非的美国人来说，肉体会在“最后审判”那天复活与归位的传统观念愈益令人难以置信。去过战地医院的人，几乎总会惊恐地谈论军医手术台旁成堆的四肢——这些四肢被医生从它们曾经归属的身体上切割下来，已不再是人们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变成了令人作呕的物体。人们似乎无法确认这些胳膊与腿的主人，也无法将它们复原，就像那数万身体与姓名相分离的失踪者一样。肉体与寄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同那些伤者一样被彻底粉碎了。⁸

在很多重要方面，尸体都是衡量战争成就与影响的标准。确实，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尸体随处可见。指挥官们将己方伤亡人数同敌方的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评定军事胜利或失败的依据。士兵们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那遍布战场的血肉模糊的死尸；亲人们苦苦思索着报纸上伤者名单的含义：“轻伤，在肩上”，“重伤，在腹股沟”，“致命伤，在胸部”。他们照顾着垂危者，然后埋葬他们的遗骸。来自前线的信件与报告指出，受伤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实几乎无法避免。通过摄影这一新技术，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面战场上死亡的现实。在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汇摄影室，当看到它所展出的极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战役死者照片时，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没有将尸体带来，并放在我们的庭院里和马路上，那么他也是做了和这非常相似的事”，《纽约时报》评论说。⁹

人们对尸体广泛关注，大量描绘了它们的毁灭与形变。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它们与那个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联系？在战斗结束后，幸存者通常会像处理牲畜尸体一样，用铁锹将死尸铲入沟中——“一堆一堆，就像死鸡一样”，一位评论者这样形容。他们以自己的冷漠，践踏着生者与死者的人性。内战的死亡使人与动物的界线濒于消亡，就像人与动物界限消失之观念也同时侵蚀着 19 世纪科学信条那样。¹⁰

内战使美国人面对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同保全还是分裂



“1862年9月，安蒂特姆的南部邦联死难者”。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国家，结束还是保留奴隶制，或获得军事斗争胜利（也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战时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着极大不同。北方和南方的美国人，都将被迫面对并抵抗战争对他们所持有的关于生命应如何终结之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他们那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基本预设提出了挑战。士兵与平民面对着恐惧——这种恐惧强迫他们去质问自己的应对能力、对这场战争的献身，甚至是对一个正义的上帝之信仰；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努力保存着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并使它们在一个被战争急剧改变了的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人不得不确定（找出、发明、创造）处理超过50万死难者的方式与机制：他们的死亡、遗骸与失去。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重塑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的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事业。

xvii

xviii

目 录

致 谢		001
序 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003
第一章	死亡：“献出我的生命”	001
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029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057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	097
第五章	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131
第六章	信仰与怀疑：“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	166
第七章	解释：“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207
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245
尾 声	幸存	260

注 释	266
索 引	322
译后记	355

目 录

100		德 文
100	“工人阶级的斗争”	古 希
100	“俄国特务出境”	第一卷
150	“八国商人可受”	第二卷
170	“北满的吉米问题”	第三卷
190	“列宁主义”	第四卷
191	“列宁主义”	第五卷
201	“列宁主义”	第六卷
192	“列宁主义”	第七卷
211	“列宁主义”	第八卷
212	“列宁主义”	第九卷